

母弟清容布燮善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拳金裝刀封歸仁
慶侯食邑二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龍龜將
燕賦詩龍友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是八
年作南宮主定保獻南宮七奇賦必美之龍初名嚴又更
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龍以應
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龍也龍乃採周易飛
龍在天之義為龍字音嚴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
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龍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救境內
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重二千救封州章以兩鐵
索沈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築堤以禦之因輕舟迎戰場
賊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賊
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庸以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

承美至南海襲登儀鳳樓受保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偽
建公友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顛子也
貞又攻占城府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
刺史李進遜歸龍美遣承貞程寶公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
耀樞為三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
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探萬王洪泉循王洪暉息王
洪觀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
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
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美殺楊廷藝自立廷藝子將吳權
攻交州公美來乞師襲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龍
必駐海門權已殺公美逆戰海口植鐵柵海中權兵乘
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柵者皆覆洪操戰死龍收

餘衆而還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帝廟號高祖
陵曰康陵子玠立

玠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權樞龜圖皆早死玠次當立龔
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雋
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
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斬小爾因泣下歎歎翻為
龔謀出洪度以益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為太子議已
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
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玠改元曰光天尊
母趙昭儀為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玠立果不能任事
龔妻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縷
頭婦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

寶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自眉循王洪果
攻之遇賢圖洪自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
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能省領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
誘玠為荒恣玠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
露索洪熙洪果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湮
林少彊少良何昌廷等言為用觥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
闕之玠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
右玠立二年卒年二十四謚曰煬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殺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
為左馬元帥知政事洪果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
殺兄立不順懼衆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果屢
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召

洪杲杲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杲杲
誤念來生三官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涕泣
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
乾和群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
年夏遣洪杲祠祭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
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杲最賢龔素所欲
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寔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
鳳皇見於邕州晟怒使人醜殺之而諸弟相次見殺三年殺
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朝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
安其友鄧仲以首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仲罵曰豨豨
韓信誅而豨越醜首在此責天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
以道庠仲下獄皆斬之扞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勳為

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
庸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
鍾允章聘楚以求媾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畧
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萇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
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
攻賀州已克之楚人求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箔於上以
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
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冬又
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等遇戰大敗
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質
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帛作離宮遊獵故時蜀氏有南宮大
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極諸宮凡數千不可悉記

宦者林延遇官人盧瓊仙內外專文為終終晟不復有嘗
夜飲大醉以瓜置冷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
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得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
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達以兵五萬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
徹敗達於蛟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
衛王旋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
親耕籍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
權自龍時據交州龍奪濬權攻之洪操戰死遂奔不復攻
權死子昌安立昌安卒弟昌濬立如稱臣於晟晟遣給事
李瓊以旌節招之瓊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瓊曰海賊為
亂道路不通瓊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
洪政於是龍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歸

書使修貢於京師為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
色又自言知星末年月合舉女問其書占之數曰吾當
之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上葬域於城北運甓為壙晟
親臨視之是秋十月二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
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銀立

銀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
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臣宦宮婢延遇瓊仙等至
銀尤愚以謂群臣白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
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
有欲用者皆闕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宮婢波斯
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
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殿設帳帷陳寶負胡子冠遠遊冠

衣紫霞裙坐帳中宣稱福呼張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
胡子庸環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張言澄樞等皆
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察政事
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自及目二年張祀天南郊前三
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
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友張
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治之允章與用不有舊因
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者二子皆幼不知
父免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
仇復入白張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張曰
先帝所以得傳陛下有由蓋殺群弟也勸張稍誅諸王張
不為然殺其弟桂王璇與是歲建隆元年也張將邵廷珪

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平戈不及
漢 歸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
亂 不美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直主已出必將盡
有河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張修兵為備不然悉珍
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張憤然莫以為慮惡廷珪言直深
恨之四年芝茵生宮中野獸觸寢門死中羊吐珠并旁石
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群臣入賀五
年張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內太師居中專
政許彥直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
使人告彥直與久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邠州晟所遣將
暨彥斌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張始思
廷珪言遣廷珪以舟兵出洗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珪

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有諳者投無名書言廷
珣反銀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珣無反狀
不能救為立祠於洗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珩
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
之銀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
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銀使稱臣銀怒囚煜使者龔慎儀十
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登樞守
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
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昭桂連
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
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徽
降師次瀧頭銀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廷銀遣

谷傑狀請進奉表降進行銀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
師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登樞李
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為空城師不能駐
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
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銀素衣
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候
其後事具國史隱興咸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隱為廣
州節度使至皇朝開寶四年國城凡六十七年舊
五代史以梁貞明二年龔階
號為始故曰五十五年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陵井上區藏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

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陸殷初為儒

裨將宗衡等攻揚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宗權宗

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

兵取高郵遂逐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又不克遣

殷與建峰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

即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乾寧二年入湖

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

率其戍將飭建最勦建甲被先鋒于張其

趨潭州至門東門外皆以兵關兵戍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陵井上區藏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馬殷字霸圖許山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

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陸殷初為儒

裨將宗衡等攻揚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宗權宗

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

兵取高郵遂逐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又不克遣

殷與建峰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

即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乾寧二年入湖

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

率其戍將飭建最勦建甲被先鋒于張其

州至門東門

州至門東門

設處建峰上稱留授建峯湖南更較馬

軍都指揮使將勛求邵州刺史建峰不與命率兵攻

湘鄉建峯遣擊自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

部曲飲酒謹呼軍卒陳賸妻有色建峯私之賸怒以鐵搗

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見馬

與起嘗佶解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安勇可

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賸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

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方率將吏下

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

遣其科春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

管劉政照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鎮殷

遣使聘于土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

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虜之遂圍

管庸土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

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實為揚行密所執行

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實為指揮使實從行密攻戰數

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訟行密愛之問實誰家子實曰馬

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實不對他

日又問之實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

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

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

權通商賈易者無以相負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實歸

聚大言表實節度副使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

州發遣秦許德勳兵救之巴而吐敗存等

遂攻殷遣秦彥暉流備將黃璠力三百伏劉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忘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劉陽舟截江口擊大敗之殺存及陳知新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脩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三世將家思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遣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暴母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信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言

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堵上乃奔於楚暴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則雷彥恭召其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環辰州宋鄴淑州昌師益血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開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信節度使殷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開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開上將軍殷以其弟竄為左相存為右相更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末帝時加殷臣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共鄂四面行營都統唐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在宗問洞庭廣夜希範對曰車

駕南... 嘉之... 莊宗平蜀... 大賚表求致
住莊宗下... 書尉... 勞之... 明宗即... 遣使修貢... 并賀明年正
月... 荆南... 高郁... 素教... 殷以計策... 而楚以... 高郁...
至其城下... 李昌求和... 乃止... 殷初... 丘方尚... 芬與楊行密... 成... 納
劉龍... 等為敵國... 殷患之... 問策於... 高郁... 郁曰... 成... 納
兵寡不足為吾患... 而劉龍志在五... 官而已... 楊行密... 孫儒之
仇... 雖以萬金... 交之... 不能得其... 心... 尊王... 仗順... 霸者之業
... 宜內奉... 朝廷... 以求... 封爵... 而外... 誼... 隣... 敵... 然後... 退... 脩... 兵... 農
... 勇... 而有... 待... 爾... 於是... 殷... 如... 修... 貢... 然... 歲... 貢... 不過... 所... 產... 茶
... 茗... 而已... 乃... 自... 京... 師... 至... 襄... 唐... 郭... 復... 等... 出... 置... 邸... 務... 以... 賣... 茶... 其... 利
... 又... 調... 殷... 鑄... 鉛... 鐵... 錢... 以... 十... 當... 銅... 錢... 一... 又... 令... 民... 自... 造... 茶
... 而... 收... 其... 筭... 歲... 入... 萬... 計... 由... 是... 地... 大... 力... 完... 數... 數... 計... 計...

... 二年... 請... 建... 行... 臺... 明... 宗... 封... 殷... 楚... 國... 王... 有... 司... 言... 無... 封... 國... 王
... 如... 三... 公... 用... 竹... 冊... 乃... 遣... 尚... 書... 右... 丞... 李... 序... 持... 節... 以... 竹... 冊... 封
... 之... 殷... 以... 潭... 州... 為... 長... 沙... 府... 建... 國... 承... 制... 曰... 置... 管... 屬... 以... 其... 第... 實... 為
... 靜... 江... 軍... 節... 度... 使... 子... 希... 振... 武... 順... 軍... 節... 度... 使... 子... 希... 齊... 判... 內... 外
... 諸... 軍... 事... 姚... 彥... 章... 為... 左... 相... 許... 德... 勳... 為... 右... 相... 李... 鐸... 為... 司... 徒... 崔... 頡
... 為... 司... 空... 拓... 拔... 常... 為... 僕... 馱... 馬... 拱... 為... 尚... 書... 文... 武... 皆... 進... 位... 謚... 其... 曾
... 祖... 筠... 曰... 文... 肅... 祖... 正... 曰... 莊... 穆... 父... 元... 豐... 曰... 景... 莊... 立... 三... 廟... 于... 長... 沙
... 長... 興... 元... 年... 殷... 卒... 年... 七... 十... 九... 詔... 曰... 馬... 殷... 官... 爵... 俱... 高... 無... 以... 為... 贈
... 謚... 曰... 武... 穆... 而... 子... 希... 齊... 立...

希齊字若納... 殷次子也... 殷建國以希齊判內外諸軍事... 南高... 高郁... 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高郁之... 使... 計... 行... 間... 於... 殷... 殷... 不... 然... 希... 齊... 用... 謀... 者... 疑... 希... 齊... 自... 為... 謀... 者...

聞楚田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患以為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主又矣亟登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殿令殺郁殿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殿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母殺不辜夫以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曰殿拊膺大哭曰吾荒老如此而殺吾動舊觀左右曰吾亦不父於此矣明年殿薨希聲接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藁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殿上滿希聲不入泣頃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衛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實規殿第四子也殿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

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龍殿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祐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殿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暉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殿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譁常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勳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勳等攻溪州士然走樊州遣其子師曷率諸蠻酋降于勳溪州西接梓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

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昇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
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
部祥柯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
春園書居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
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
契丹滅晉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觀廷諫希範曰先王
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
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具霸者立功
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士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
謝之思觀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範字德不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
希範呼閻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
絕之交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常
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範希廣不從希範為朗州節度
使希範之卒希範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瑁謀曰武
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
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
希廣立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
範於硤石止之於碧相宮厚賂以遣之希範憤然而去乃
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樞藩漢隱帝不許除書殿
學士講解之希範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
瑁許可瑁等禦之彥瑁敗希範於樸舫州希範去後漢洞

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王澤以
舟諸蠻劉彥瑁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瑁敗於清洲希
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
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彥質堅城不戰希
萼呼彥質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彥質曰君王兄弟不
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
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瑁許可
瑁屯水東彭師高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
難以遠延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必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
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高請可瓊計事瓊自叱之
曰親汝父之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

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條戰于門中
萼少嗣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條聞之皆潰希廣素
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
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
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二年希萼自去明年漢隱帝崩京師
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册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
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
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
士執禍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
遣彭師高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高奉希萼為衡山王臣
於李景希崇懇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錡入楚盡遷馬氏之
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

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
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
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
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為節度行軍司馬
劉三平州廬陵人也上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
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達少為靜江軍卒事
希範為指揮使希範攻希廣以進達為先鋒陷長沙長沙
遭亂殘毀希範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丘皆愁然進達
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外歸武陵希範方醉不能省
明日遣將唐者勗追之及于武陵者勗戰大敗而還進達乃逐
勗田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為帥進達自為副已而希
範將徐威等作亂縛希範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

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
司馬何景直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二年言奉表
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
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言言為
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
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
過何景直朱全琇尔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
梧桂宜家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直等會兵攻晟言信之
遣景直全琇往至言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
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達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
進達南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番叔
嗣進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

嗣不與左右說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
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
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
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軍
校進達攻邊錫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
將李建期進達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
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襲殺言
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
使權知潭州軍府事甫叔嗣殺進達或勸其入武陵叔嗣
負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
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

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
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
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
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
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
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
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
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
際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
田佃戶以公貴殖不力農多待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
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
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

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寵私
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
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
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
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
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
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
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
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
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
感數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即君乎年未成人而
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

師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
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
師其後事具國史

自曾繁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元
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潛傳汝舟校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群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次四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甚其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口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米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遂適從外來見起及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群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次四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甚其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口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米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遂適從外來見起及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

此吾子也。錢生兩術者，名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館，鏐善射，與起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眾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果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突媼曰：後有問者，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眾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

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遂召董昌歸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遂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為八都，以鏐為都指揮使，成及為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弟弟漢者都虞侯，卒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燬因焚之。漢者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珪請既，昌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贈刀以避之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保、韓公致、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鎮，出平水，成及夜率前兵破保等於曹娥，進屯曹

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
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抗
州光啓二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
是歲再帥鏐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公鎮將徐約攻取蘇州
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勸官
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寶
具重禮郊迎鏐寶於檀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
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鉞攻徐約約敗走入
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
南鏐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
州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重昌為節度使封
昌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

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瑋
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松皮光業林鼎羅
隱為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
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
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王温
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
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
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
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
銘其衣曰歸我副使黃竭切戒昌以為不可昌大奴使人
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
自求死邪投之園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

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白重
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
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
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嚴石
侯乞兵於楊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
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曰表亦皆庸人不知兵遇全
武輒敗昌兄子真駮勇善戰全武等攻逾年不能克真
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諸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
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
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曠目大呼投
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
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

鐵券然死鏐如越州受命溥鎔鏐塘號越州為東府
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
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
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傑羅壇因攻越州鏐遣其弟鏐
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委煙閣升衣錦營
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
城宴故老山林皆獲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
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
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并忠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于傳鏐
及其將馬緝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
及代鏐吳紹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
入遣馬緝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

武曰東武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給急必召淮兵至慮不
細矣揚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聞我鏐以為然公武曰
獨行事不必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璠
婚楊氏乃使隨公武如廣寧結果召田頌於宣州全武等
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璠或召頌還頌取鏐錢百萬質鏐
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具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
列宿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天錦城為安
國天錦軍深太祖即位封鏐具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嘗有
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嘗笑為孫仲謀邪遂授之太祖
嘗問具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
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
之江西危全諷等為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

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為
廣義鄉為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
蘇州鏐遣其弟鏐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鈐繫網
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
巨竹觸網淮人聞鈐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
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
之本等走擒其將陸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
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半斗無字
又無貳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
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鏐居
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權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鄧王友珪立
用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

置官屬四年揚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
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王用莊
宗下其議於有司群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王用郭崇
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王用金印鏐因以鎮海等
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
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王用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
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
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曰重誨大奴嘗時供奉官為
昭遇韓致政使吳越既還致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奏削
鏐王爵元帥尚文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問道
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
諡曰武肅子元瓘

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揚行密奮越其
之頔母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嘗救護之後頔將出語
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即是日頔戰死元瓘得歸鏐計
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
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
請立之鏐乃出受綸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
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王用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
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禹忠等攻之
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
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治盡元瓘避之火輒
隨發元瓘大懼因病任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

佐立

佐字確立時年十二諸將皆少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指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萬榮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元確開運四年佐卒年三

十謚曰忠獻弟倣立

倣字文德佐卒弟倣次立初元確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連等自隨元確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倣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倣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必賞太厚倣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五豆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愬歲除盡工獻鐘虺擊鬼圖倣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倣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倣囚於義和院迎倣立之遷倣于東府倣歷漢周龍表封曰越國王賜王明金印世宗征淮南詔倣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倣治國甲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以疾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倣請舉兵以應

徽相國吳程遠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
淮與程爭於徽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柴克宏
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
僅以身免周師渡淮徽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必會期吳越
自唐末有國而揚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
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
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徽世宗諭之曰朕此
行決平江北鄉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
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徽兵甲旗
纛粟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
懦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鏹世常重歛其民以事奢備

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啗一人以責其負則
家者多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谷數
巨則以次唱而出口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盈百餘人尤
未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
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即徽勢
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徽嘗來朝厚禮遣
還國徽喜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
中物爾何用獻為太平興國三年詔徽來朝徽舉族歸于
京師國除其後事與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
於中央豈當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
歟美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起於王

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
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
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
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錢氏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閩世家傳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等校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出為農兄朝為縣史
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
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
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
兵攻緒緒率眾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
眾數萬緒性情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
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為盜者
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
吾屬不自保朝夕欲圖成事故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
而汝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

五十五
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朝也乃推潮
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人苦之聞潮略
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無道留軍潮即引兵
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三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朝泉州
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
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朝自臨
軍且益兵朝報曰兵與將俱盡吾嘗冒往審知懼乃親督
士卒攻破之暉見後是歲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朝以
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壯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
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之唐以福州為威
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
唐末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拜福州為大都督

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之海自登萊朝貢
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
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
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
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
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
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
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
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
朔延翰為人長不美哲如玉其妻崔氏隨而淫延翰不能

制審知喪未暮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鏐

鏐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鏐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鏐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鏐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鏐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鏐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鏐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鏐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鏐攻其西門

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鏐遣王仁遠拒之仁遠伏甲於東為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歿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告允執鏐謂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繼昇上書言楚王馬殷兵越王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葬而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鏐遂絕朝貢鏐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鏐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鏐欣然遂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鏐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啟國號開追謚審知為昭武孝皇

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
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
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
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鱗使彥視
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
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
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
以為然明日諷鱗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為崇順
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鱗以語文傑文傑
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鱗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鱗以
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
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公攻建州鱗遣

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鱗
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
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
而至軍士踴躍釋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
盡明日鱗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鱗造檻車以謂
吉制疎隘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
既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鱗殺延宗
有功而典親兵鱗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
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
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
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鱗慙賜與金帛慰安
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

卒誣以罪殺之。鑄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谷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鑄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鑄有嬖吏歸，守明者以名見，待號歸，即鑄後得風疾，陳氏與歸，即好。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鑄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鑄婢春鸞，有色，其子繼鵬，遂之。鑄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鸞，鑄快快與之。其次子繼翰，怒謀殺繼鵬，繼鵬懇與皇城使李做圖之。是歲十月，鑄饗軍于大舖，殺坐中，皆然。言見延稟來，做以為鑄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鑄無恙，問做殺何人，罪做懼而出，與繼鵬攻于皇城，衛士而入，鑄聞鼓噪，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殞。宮人忍其苦，為絕之。及陳后歸，郎皆為做所殺。鑄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

帝廟號太宗

繼鵬，鑄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李做判六軍諸衛事，做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做，殺之，梟其首于市。做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做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用封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騎僮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且僑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

遂下詔暴其罪歸其首物不納兵部負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景夷猶之君不知禮義陛下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景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必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景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二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宮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番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景亂交婢春鸞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醫人陳

之代以季弟繼鏞而景勇士為定衛都自衛其賜子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景宮中當有災景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景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邨素以便佞為景所親信景以人事語之邨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景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龍景及之賊殺數人景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謚景曰康宗

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景世偏疆難制景相王倓每抑

折之曦亦憚倭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問必資劍景舉
以示倭曰此將何為倭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
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患倭前言而倭已死命發塚戮
其尸倭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
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
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
女朝士有不加負者答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
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
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釋
贊不笞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
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太恭實
凌昇親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

凌昇書疏曦過亞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
以繩繫頸掛于木父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
以獻曦曰匡範入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
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
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
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為相曦常為牛飲羣臣
侍酒醉而不睎有訴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
并殺其替者有人連重遇弒景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
溥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
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
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
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宗監其軍，延政遂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拔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與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自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瑋為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

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釋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峰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袈裟，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源軍，以從効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

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
為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
為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晉開運三年
丙午南唐
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錄書保大三年王氏之
族遷于金陵者羅也據王朝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
人紐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載以為據遂以王潮光啓二年歲在
丙午拜泉州刺史為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城故為六十一
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
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率於歲書羅矣淮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本舟校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破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
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
宣武讓以貲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
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
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
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
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
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殺之也太祖聽其言命
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甚多與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
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